

如果说《无名的裘德》写的是个人奋斗、最终失败、走向悲剧的故事，那大致不错；如果书名译为原题中本有的另一层含义“卑微的裘德”，也许不会让人望文生义走向简单和表面吧。

裘德的确是卑微的，无名还在其次。他像旷野中的一棵草，任何人都不会格外注意。他当然也无名，一个失去父母、依附于脾气有几分古怪的老姑婆过活的孩子，稍稍长大又学了石工的凡夫俗子会怎么有名呢？他不满意于卑微，不甘心于平庸，要凭自己的苦苦奋斗走向超拔，走向高迈，他生命的悲剧便拉开了帷幕。

裘德的悲剧似乎是宿命的，注定的。他要自学拉丁文，需要文法书，他请教讨要的第一个人，却是个庸医江湖骗子。他遭遇的好像是当代商品社会中淳朴天真的青年屡屡遭逢的事情。当他按照江湖庸医韦尔伯的要求，拿着他为医生拉来的医药订单，要跟医生讨换文法书而医生却把自己的承诺完全忘掉的时候，裘德发觉了上当受骗，岂不预示着他不幸的开端？要欺骗他的又哪里只是一个江湖庸医？韦尔伯在裘德生命垂危时妍好了他再度结婚的发妻阿拉贝拉，便不再是一剂野鸽子心做成的春药导致的个别淫秽事件，而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淫衰对卑微善良质朴纯洁的凌辱和玷污。

宿命的力量在哈代那里太强大了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步走上命运的轨道，便受着个人的、家庭的、环境的、遭际的宿命力量的左右，怎么也摆脱不了。裘德跟阿拉贝拉最初相见，他正在梦想着基督堂，梦想在那里读一些在乡下读不到的书的时候，阿拉贝拉却“碰巧”连连发出了“不要脸”的喊叫，那不仅预示着裘德理想的难以实现，也是他们婚姻不幸的预兆。屠夫的女儿阿拉贝拉，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裘德

出版于1895年的《无名的裘德》，是英国作家托马斯·哈代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，以悲怆的笔调叙述了乡村青年裘德悲剧的一生。这部小说问世后，遭到了当时批评界的抨击和非难。哈代从此不再写小说，重拾诗笔写诗，《无名的裘德》成了他的小说绝笔。《无名的裘德》融入了哈代对人生、爱情和婚姻的思考，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，因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哲理性极为深远，被誉为《德伯家的苔丝》的姊妹篇，成为哈代最知名的两部小说之一。

## 《无名的裘德》：哈代对命运的追问

□陈占敏

的那些书，她怎么也不会成为裘德的“同志”，跟他一道去实现理想。裘德的表妹苏可以说是裘德的“同志”了，他们第一次相见，居然也是在人行道上标志着殉难地点的十字标志那里。尽管苏在街道那边朝他大喊“我不想正好在那里遇见你，因为这是我有生第一次”，但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宿命的力量，躲也躲不开；更何况，他们还有家族的宿命如影随形：他们这个家族的人是注定不能结婚的，婚姻真的是他们的坟墓。裘德和苏要举行婚礼前，艾德琳寡妇讲的那个裘德家族的先人（或许也是别人家的先人）被绞死的故事，让人很难不把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那个先人被绞死的故事与之联想起来。凶残的绞架就这样立在哈代的小说中，成为一个象征，威胁着善良人的生命。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呢？是宿命的，还是社会的？要回答，倒令人颇费踌躇了。

看起来，还是哈代倾心关注的婚姻爱情。从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还乡》，到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《无名的裘德》，婚姻爱情一直是哈代长篇经典之作着力书写的故事，但是，哈代却避开了婚姻爱情小说的卿卿我我、山盟海誓，而走向了反面，痛苦挣扎才是他小说的主调。想一想美丽的苔丝、安吉尔（《德伯家的苔丝》），遗世独立的尤苔莎、克莱姆（《还乡》），哪一个不是在婚姻

爱情的框范内挣扎？《无名的裘德》中的苏、裘德，也是这样。

从某种角度上看，苏和裘德比哈代笔下的那些“先人”——苔丝、安吉尔、尤苔莎、克莱姆——挣扎得更苦。苏自然不像苔丝那么单纯，她也不像尤苔莎那么复杂，然而她也是离经叛道的。她性格中的神经质特点，使她更能够以异常的眼光看透世事，从而也增加着她在社会世俗中挣扎的痛苦。她的几分古怪、几分乖戾，并没有使她背离了人性自然，正相反，这样的性格恰恰使得她敢于反叛扼杀人性的世俗常规，跟裘德一起走上特立独行的人生道路，成为人生旅途上的“同志”——虽然他们也没有一起走到底，走向理想的彼岸。

社会的力量，宗教的力量，在世俗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法律条文，哪里是一两个知己结为同志就能够反叛得了的呢？裘德还在坚持，而苏却退回去了，她向强大的世俗力量投降了。她走进理查德卧室的那一刻，理查德抱起她柔弱身体的那一刻，世俗罗网像捕获一只无助的小鸟一样露出了它的狰狞和凶恶；理查德也不再是那个对抗着世俗力量放她出走投向她爱人的那个“宽宏大量”的男人了，他露出了令人憎恶的一面，一切所谓慈悲怜悯全都打碎了，同时打碎的，还有我们同情弱小向往美满的痴

心，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，在那个所谓的“道德法律”社会中，一切美好的愿望要实现都是那么困难，哪怕你只想冲破那禁锢人性自然的罗网，争取一点点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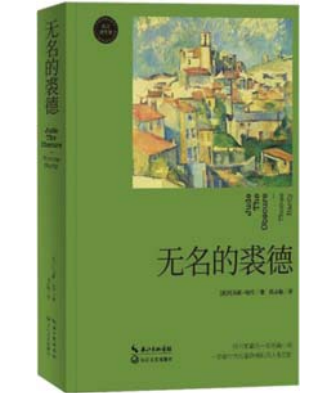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裘德的自学成功了，进入了基督堂——那牛津大学的模本，成为那个大学城里的一位教授学者，或者最终获得了圣职，当上副主教、主教，又会怎么样呢？他跟挚爱的苏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，脱离世俗去生活吗？回答仍然是否定的。苏对裘德的爱，根本就与裘德的身份地位无关，裘德还是卑微无名的时候，苏就热烈地爱上他了；而且，对于裘德的奋斗追求，他要最终实现的目标，苏并不那么认同。苏的离经叛道精神，本来就与裘德追求的那个目标不一致，往往还是背离的。

平心而论，裘德的追求本无可厚非。贫家子弟，没有可以利用的家庭资源，他要摆脱卑微和贫困，除了个人奋斗，还会有什么途径呢？裘德的理想也许有些脱离实际，过于远大吧，或许也可以说，他的“野心”太大了。他要完全依靠自学，学通拉丁文、希腊文，走进基督堂，成为那高耸的大墙里边的一员。他收到的其中某个学院院长的信，便不无嘲讽地粉碎了他的理想。那院长奉劝他专心于自己的石工行业，不管措辞如何讲究，那意思不过是“该干吗干吗去吧”。那是万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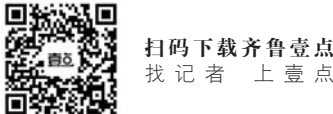
千心怀梦想却又出身卑微、没有任何内援外援可资利用的贫寒子弟，最沉重、最残酷的打击。在裘德身上，必定集中了哈代本人早年自学希腊文、刻苦攻读的深深苦痛吧。如果哈代后来没能成为名满天下的作家，那他早年的个人奋斗、自学苦读会不会也成为学院中某些名流讥讽的话柄呢？

“这是个难题，朋友，对于任何年轻人——”基督堂（大学城）纪念日中，裘德在接近他命运终点的时候向众人发表的那番演讲，不妨看作哈代借裘德之口进行的思辨。裘德承认他是失败了，但他不承认他的失败证实了他的见解是错误的；也就是说，他的追求并没有错，在这里，“成者王侯败者寇”的定义才是错误的；然而不幸的是，历史——社会的历史、个人的历史、人类文明的历史、生物演进的历史，却往往是按照这样的定义书写下来的。

（本文节选自《无名的裘德》译后记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无名的裘德》  
[英]托马斯·哈代 著  
陈占敏 译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